

生我何为王梵志

□陶晓跃

王梵志的出生,伴随着一个传说,据《桂苑丛谈》一书记载:“王梵志,卫州黎阳人也。黎阳城东十五里,有王德祖者,当隋之时,家有林檎树,生瘿,大如斗。经三年,其瘿朽烂。德祖见之,乃撒其皮。遂见一孩,抱胎而出,因收养之。及七岁,能语。问曰:‘谁人育我,复何姓名?’德祖具以实告:‘因林木而生,曰梵天。后改曰梵志。我家长育,可姓王也。’”托树而生,很是神秘。

其实,王梵志只是初唐的一个和尚,一个白话诗人,因为其特殊的身份,他的诗就带有明显的教化色彩,也隐含了禅的意味。王梵志有一首《我昔未生时》这样写道:

“我昔未生时,冥冥无所知。天公强生我,生我复何为?无衣使我寒,无食使我饥。还你天公我,还我未生时。”

“天公强生我,生我复何为?”唐诗似乎就是从这一惊世骇俗的“天问”出发,随之跟脚而来了千万的诗人;“还你天公我,还我未生时”,唐诗也似乎就在这“有”和“无”中开始了它漫长的生命之旅。清代大才子袁枚以为此诗“巧说不得,只用心传”,是“禅家上乘”,这无疑是袁枚与王梵志心灵相通的知音之语。

然而类似袁枚这样的知音实在太少,可王梵志并不理会这些,他只是 一味地用自己的喉歌唱出对生命的理解。虽说这样的理解,使他很难跻身当时的大雅之堂,但又实在是对生命的另类思考,虽然有点下里巴人的味道,难与阳春白雪比肩,但这样的思考,却给唐诗添上了一抹异样的色彩,彰显出它特殊的魅力。

王梵志“作诗讽人,甚有意旨,盖菩萨示化也”。王梵志当然不是什么菩萨,他只是借助于诗歌的形式表露他对世态的嘲讽:“城外土馒头,馅草在城里。一人吃一个,莫嫌没滋味。”

这首曾让北宋诗人黄庭坚玩味不已的诗,或者说是顺口溜,就这样显示出它的不同凡响,王梵志的诗还远不止此。

“他人骑大马,我独跨驴子。回顾担柴汉,心下较些子。”诗人展现的是一幅有趣的“三人行”的图景,“骑大马”者与“担柴汉”是贫富悬殊的两级,而“我”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诗是教人安分守己、知足常乐。当然贪得无厌的人,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听从这样的劝诫的。那种人什么时候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,由此,人生也才呈现出它的多样性。

“吾富有钱时,妇儿看我好。吾若脱衣裳,与吾叠袍袄。吾出经求去,送吾即上道。将钱入舍来,见吾满面笑。绕吾白鸽旋,恰似鹦鹉鸟。邂逅暂时贫,看吾即貌哨。人有七贫时,七富还相报。图财不顾人,且看来时道。”

这首《吾富有钱时》慨叹人生的冷暖,乍读起来似乎也平常,但也就是在这样的平平淡淡、语不惊人中显示了深远意趣。诗紧扣一个“钱”字:有钱时,一切都好;没钱了,却什么也不是。诗的最后直接将矛头指向那些贪财者:只是一味地贪图钱财而一点也不顾及人的情义,那就看看来时的报应吧!

还能说什么呢?

492

福山最有名的书,当然是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》,探讨的对象是近在眼前的世界,即西方主导下的今日世界;另有一本不那么有名的书,但也属于经典,沃尔夫的《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》,探讨的对象则是逐渐消逝的世界,近代西方人所殖民的土著世界。两本书研究的主题一古一今,天差地远,但两本书所探讨的“历史状态”却有趋同之处:“没有历史的人民”,指还没有进入

“历史”的共同体,是前历史的;“历史的终结”,指已经走出“历史”的共同体,是后历史的。

那么,“没有历史”或“历史的终结”,又意味着什么呢?当然不是说一个文明/社会没有任何“事件”发生,没有时间性的变迁,而是说这个文明/社会所发生的“事件”都只是同质性的,不再构成一种有差异性的独特事件;换句话说,所谓“没有历史”或“历史的终结”,不如说是“没有政治”或“政治的终结”,即共同体处于一种幸福而停滞的状态之

反读书记(一七三)

□胡文辉

中,所发生的“事件”已不再具有痛苦的政治意义。

如果说,当今世界存在着“没有历史”或“历史终结”的地方,那就是处于国际政治边缘的富裕国家吧,比如瑞士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……

493

对于创作来说,最优先的应该是感染力,即令人共鸣的能力;对于治学来说,最优先的应该是说服力,即令人同意的能力。



新书快递

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

8字路口著
新星出版社

20世纪80年代,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由于天灾人祸,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。无数人挣扎在死亡边缘。1985年7月13日,由英国歌手吉尔道夫发起,世界上最知名的一百多位摇滚明星和乐队聚在一起,为拯救濒于死亡的非洲灾民,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约翰·肯尼迪体育场分别举行了盛大的义演活动,这场演出被称为“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”。这本书详细讲述了这次赈灾义演的全部经过。

精英的傲慢: 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?

[美]迈克尔·桑德尔著 曾纪茂译
中信出版集团

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?反思美国梦的破碎,揭示教育的目的、工作的意义,应答当代社会的热议话题,剖析西方政治分歧的根源,启发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。

王尔德文选:镜子、谎言与瞬间

[英]王尔德著 耿弘明译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文学家,王尔德的虚构作品是全球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,相比之下,他的箴言、讲稿、评论文章就令人陌生许多。本书力求在文学之外,展现出一个作为思想者的王尔德。打开这本色彩缤纷的书,你会看到一位“毒舌”,一位花花公子、一位艺术史家、一位生活美学大师……不变的是他总能用寥寥几笔勾勒世间百态,人生的智慧与洞见就蕴藏在这些嬉笑怒骂式的言辞之下。

人类进化史: 火、语言、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

[英]加亚·文斯著 贾青青等译
中信出版集团

作者通过对四个关键驱动力的考察发现,火把我们 从能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,让我们突破了动物的局限。语言让我们比其他动物能传递更多、更准确的信息,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,用文字、故事、记忆创造了累积性的文化……

钱锺书首返 清华(联大)执教(三)

□钱之伟

1938年8月,钱锺书回国,一下船就到昆明报到,(据钱锺书1938年12月在联大自己填写的一份表格显示,“到校日期”栏写的是“二十七年八月”,即1938年8月。吴学昭《听杨绛谈往事》写的是“9月报到”。)杨绛带着孩子先回上海。西南联大这一学年(1938.10–1939.6)第一学期,由于搬迁,1938年10月才开学。钱锺书到联大报到时,学校还处于暑假中,所以他抽空回过上海。

1937年7月7日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清华南迁。是年11月1日,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。因长沙遭日机连续轰炸,1938年2月,临时大学师生再分三路西迁昆明。1938年4月,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;5月4日开始上课。(1946年7月,西南联大停止办学;8月,三校复员北返)当时清华师生约占全校一半,北大约占四成,南开约占一成。(许渊冲《梦与真:许渊冲自述》第4页)

钱锺书到联大时期的清华,校园环境和社会氛围已和5年前离开时完全不一样了。此间条件艰苦,时常还跑警报避空袭,所幸旧日师友还有一些。清华外文系当时有哪些教授呢?据1939年6月21日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续聘教授名单,对那时清华文学院教授情况可知一二。中国文学系有:朱自清、陈寅恪、刘文典、闻一多、王力、浦江清、杨树达;外国语文系有:陈福田、吴可读、吴宓、温德、陈铨、吴达元、杨业治、钱锺书;哲学系有:冯友兰、金岳霖、沈有鼎、张荫麟;历史学系:刘崇鋳、噶邦福、雷海宗、王信忠、邵循正;社会学系有:陈达、潘光旦、李景汉。(《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》上册第298页)曾经毫无顾忌月旦师友的钱锺书,此刻关系已由师生变成了同事。他能处理好同事之间微妙的关系吗?

钱锺书清华读书时的“五大恩师”,现在还有冯友兰、吴宓和叶公超(叶是北大的)。冯友兰在联大期间,仍是一个重要角色,除了教学,不仅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,还担任联大文学院院长(原聘胡适,未到校,去美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了),也是联大和清华校级领导层重要中坚力量。